

程
青
著

网的网



A 23

程青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织网的蜘蛛/程青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63-1945-4

I. 织…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4893 号

织网的蜘蛛

作者: 程 青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30×1230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9.25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45-4/I·1929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程青 热爱生活却悲观

人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四处观望，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以写小说，想用虚幻不实代替空虚无聊。

生于江苏，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新华社《瞭望》周刊。



杨青

《织网的蜘蛛》序

王朔

上个世纪小说还是一种多媒体的产物，承载着社会教育一类的负担，描写个人情感的小说常被指为“杯水风波”、“小气”和“对生活冷漠”等等，于是产生了一群被正式推崇为“社会良心”的作家，戴着诸如“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这种推崇不时给我一个强烈的暗示，似乎我们天天身处其间中的生活不算正经生活，在那之外还有一个生活，据说那其实才反映出我们生活的意义，或说我们也应该那样生活才对。关于这个生活有种种美丽的叫法“艺术的真实”、“真实的文学”诸如此类。受此暗示，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生活存在的证据，很遗憾至今一无所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生活是别人的，若存在，也是遥不可及的。

舍此还有一个可能，生活还是我们过的这个生活，写出来则要经过改头换面。也就是说本来的生活不重要，或者说不值得书写，一定要写，则要赋予意义；换句话说所谓“真正的文学”从

来目的都不是反映真正的生活，至少要凌驾于生活之上，不管评论家们用“深度”、“开掘”什么狠狠往下走的词。

那就清楚了，本来一直就存在着两种小说的写法，一种是有意义的，一种是无意义的：用我个人的理解说，一种是事关人类，事关社会，更多的是关于人的外部生活的；另一种是事关私人，事关内心，较多地关注个体的。关于这两种小说孰优孰劣，不必争论，和事佬的说法是各有千秋，存在即合理。史铁生有过一句话：个人处境大于社会关心。他还引述过别人的话讲：私人困苦不关社会正义。北京话也有类似的意思“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赖社会”。我想史铁生讲这番话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境遇而发的感慨，我宁愿认为这是更宽宏的思考。把这些话放在文学上，是不是可以说只关心私人的、所谓无意义的小说也不是毫无意义？

绕这么大弯子，想说的其实就是程青新写的这本《织网的蜘蛛》就是典型的关心私人、只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讲述、非正统道德意义的小说。这本小说从头至尾是一个花心男人主观性的描述和表达，因为视野的局限，他经常看不到身处其间的情爱关系的微妙渐变，看不到与他相处的那些女性的工于心计，当然也感觉不到毁灭之火已经悄悄烧到了他的脚边。在他的总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滔滔的论述中女人都显得特蠢，比他这位男性愚蠢得多。而最终把他告给警方的恰恰就是他最爱的一位女友，是那种作茧自缚、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套路。

程青是我从读文学杂志中记住的作家。和充斥着书店的印刷成册的小说比，还是每月或双月出版的文学杂志上更能看到一些令人心醉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经过媒体渲染，作者也大都是些不知名的人，大多数人甚至读完小说也记不住作者的名字，看的

时候便很少先入为主的印象，喜欢就是真因那些文字而喜欢了，我想这大概才是读者和小说本来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关系。过去我对小说及其作者的了解都是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至今我也相信还有很多人是这么读小说的，而那些成功的作家也大都是这么打下的基础。

读《织网的蜘蛛》那差不多是一种少年读书时的感受，相信书中的人物真的存在，书中的故事真的发生过，下意识去猜那些地点是北京的哪条街、哪家餐馆，甚至站在街上从人群中那些陌生的脸上寻找书中虚构的人物的特征。这种反应我熟悉，那一般是被打动后产生的。——我也太容易被打动了，是不是情感幼稚所至？事后我也心虚，这么想。

我比较喜欢程青小说写当代城市情感中比较灰色的、难以定义的部分。那种关系不是爱也不是恨，是男女之间若即若离、似有若无、没有上升到情爱关系的一种情感往来。这种关系看上去就像没有达到一个很深的程度，其实是都达到了。这样的关系在当代都市人与人的交流中比情爱关系更广泛，是不是更深不太好说，我觉得这是现代城市中比较真实，也是比较普遍的东西。一般人对城市情感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男女要么有事要么没事上，程青写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甚至女人和女人之间或者男人和男人之间）那种情投意合的微妙之处，但是他们却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或者是先天的某种原因给定死了，就是发展不到那一步。我没有词形容这种关系，但这种关系确实存在。你看一男一女吃饭、玩啊，他们往往超越了肉体关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方面的意图，这样的关系是非常舒服的，真正意义上的两情相悦。这是我认为程青小说中比别人小说中多出来的。一般作家写到男女关系往往都往固定的方向去想，程青小说把这些模式给冲破了。

其实对程青的小说我似乎更加喜欢的是另外几篇，比如《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泡沫》、《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等等。那些小说没有剧烈的外部冲突，甚至没有“事”，完全是自内而外的叙述，从从容容，幽默练达，分寸感极好，能看出来作者相当自信。因此对《织网的蜘蛛》倒有一点挑剔，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干嘛用男性第一人称写？我认为用女性第一人称她能写得更好。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互相还是不是太了解。看程青用女的第一人称写的小说觉得有好多特别丰富的东西，有的就是你知道的，或者说你意识到但不易察觉的东西，她捕捉到了，那种细腻感就出来了。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讲，看女第一人称写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女的，只有相信人家写的；而用男第一人称写的东西，因为我本身就是男的，我的参照系比较强大，会本能地用经验去验证。所以她写得挺用心，但还是有地方写不到，男人心里的杳杳她写不到。这是经验、逻辑和想象所代替不了的。而且《织网的蜘蛛》又回到了男女情爱的模式，特别强调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有一点我不是特别的理解，现在作家只要一写到性爱关系就把性爱写得达到一个特别的高度，好像两个人只要愿意，性爱就一定是完美的。《织网的蜘蛛》里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个性爱方面的强者，能让众人满意。这我不大相信。在生活中我没有见过那种能使人百分之一百满意的性强者，但几乎所有小说里写到性爱都在渲染这性爱的美好呀，达到的境地呀，我觉得这是把性爱给写简单了。性关系是没法用模式来框定的，其实这个过程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和事故，而且有好多因素决定即使你抱着再强烈再真挚的情感可能身体也不见得配合，情爱关系中的变故有的恰恰就是因为性的不稳定和不和谐造成的。这个不写的话，情爱关系中许多的分合、升降就很难说到。

《织网的蜘蛛》里用了很多篇幅描写男主人公的心理，我理解程青是为了使这个男性的行为合理化，但是我觉得男性心理（女性也一样）是非逻辑的，往往为适应环境产生的想法逻辑性比较强，而在其它时候本能的东西更多，中间交织着很多的得意、快慰、懊悔和沮丧。一般人习惯用功利来掩盖本能，好像功利的目的明确行为就合理。这人要干嘛？为了感官满足？想得到钱？尤其到小说里，动机和行为的合理性结合到密不可分，但我觉得可能恰恰不是这样。小说，或者说文学需要表达的是更加复杂深邃的未被确认、未被记载、未被定义的东西。程青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小说中人物的感应和把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知方式决定了她应该能走得更远，那还有什么说的那就好好儿练着吧。



有一个男人，他在同一个城市里有五六个妻子，五六份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些家里出入，享受浪漫与温馨，你羡慕不羡慕？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男人？我要告诉你，那个男人就是我。当然我还得告诉你，那是一种背靠背的生活，我在这个家里的生活是不能让其他家里的人知道的，甚至不能表露出任何一点的蛛丝马迹。女人都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我选择的那些女人，一个个心思细密，醋劲儿都挺大。我稍有一点小偏差，她们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些天生丽质的或者靠胭脂粉饼涂抹一新的俊脸俏脸也是说翻马上就能翻过去的呀。我不知道要拿出多少耐心恒心，费多少口舌心机，再配合浓情蜜意大行动、一片真心大奉送等等才能哄得她们心回意转，重新热乎顺溜，百媚千娇。说说



容易，其实都是累人不浅的活儿，好在我乐此不疲。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快三年了。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已经将我磨炼成了一个柔情万种的人，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一个巧舌如簧的人，一个跌倒了随时都能爬起来的人。我从一个人变成四个人，就是为了与我过着的这种生活协调一致。所以说不要羡慕我有过那么多女人和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时光，也不必嫉妒我。收获来自耕耘，付出取得回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暂且不说，也不是所有的辛劳都能获益，种花得刺、种下土豆收上地雷的时候也不是没有。

且看这段纠缠不清的痛苦心史吧。

2



要说也就是一个梦，春梦不觉晓，或者干脆就是黄粱一梦。小米饭还没焖熟，这儿梦就醒了。为什么醉人的梦容易醒？这真让我一想起满心既懊丧又悲愤。好像有一首流行歌里就是这样唱的。这么说梦醒时分扼腕哀叹、迎风洒泪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半个。人到这种时候大概都是拿得起、放不下的，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么个人。再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也太晚了，谁让“今朝有酒今朝醉”来着？转眼成空，这叫现实。真是春梦了无痕！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一九五八年我生于北京。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这我到哪里都是这么说。我父母跟我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我的父亲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他老人家一生中最辉煌的就是在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在一家副食



商店里管事，方便了自己，也有机会做了好事。所以退休这么些年老街坊们遇到了还叫他主任呢。我老爹总像大人物似地微笑着挥挥手，我知道他心里更喜欢人家称他“书记”。我母亲在医院工作，当了一辈子护士，做梦都想做护士长，结果直到退休也未能如愿。对我父亲她可是言听计从，或者说从来都做出举案齐眉的样子。我爹说什么，我妈从来没半个“不”字，不过具体该怎么操作她心里早就有总谱了，压根儿不管我爹那一套，我爹说也是白说。好在事后他也不计较。我想也许这就是他们婚姻成功的秘诀吧？如今老两口儿奔着金婚去了，还真差不多说得上是从来没红过脸呢。不过要把他们这段几十年如一日的美好姻缘换给我，我可不干，我还是宁可现在这么漂着。他们耐久但说不上多么有意思的婚姻出产了四个子女——我哥、我弟、我姐，还有我。四个孩子两个出彩两个不出彩，好赖一半对一半。我哥我弟可给二老脸上添了光。我哥在深圳开公司，我弟在美国当教授，他们哥俩都混得人模人样的，有房有车老婆孩子齐备，老头老太提到他们那个乐！惨点儿的是我姐小芳，二十出头自主主张嫁了一个军人，是她的中学同学。我家对这门亲事一直就嘀嘀咕咕，嫌我姐夫家境不好，结了婚和我姐又不能在一起。架不住我姐愿意呀。看不出那还真是个三贞九烈的主儿，家里紧跟着介绍了一把她都看不上，人家就只认那个同桌的你。给她施加点儿压力吧，干脆就要割腕吞安眠药。只能随她的便，嫁谁是谁吧。刚结婚还不错，也是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后来姐夫转业回来，跟几个狐朋狗友折腾公司，做房地产，炒股，前一段又跟网络干上了，挣了一些钱，对我姐就有一搭没一搭起来，连家也不怎么回了。

我姐也是运气不好，先头单位还不错，后来不景气了，下岗有她，家里家外就有点儿雪上加霜了。本来我父亲跟她单位头儿还算搭得上关系，多少可以打打招呼求求情，但老头儿倔得很，死要面子，就是不肯开口求人，袖手不管我姐这档子事。其实四个孩子就这个闺女对爹妈最好，什么都给他们买，什么都往他们那儿送，吃的穿的用的，有病领着看病，有事帮着办事。但老两口儿对女儿可不承情了，他们只认出人头地的儿子，势利着呢。我看我姐也是活该，就不该这么热脸贴他们。

在我老爹老妈眼里，再一个不怎么样的就是我啦。学没捞到上，没有一技之长，活儿是练过好几样，也没挣着什么钱。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挺信命的，本来七六年我还能赶最后一茬工农兵大学生，结果名额被后台硬的顶了，谁想到来年就要凭真才实学高考了？那本来是改变命运的一步，一步错过，下面可是一步跟不上一步。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当然都是一目了然的。你错过了上大学，你就等于错过了好工作，就等于错过了好的社会地位，就等于错过了理想的生活方式，你就会错过高档次的女人，就等于错过了美满姻缘，也就等于跟你一生的幸福失之交臂了。所以我这个人真说得上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是怎么想怎么让我不忿和怎么想怎么让我过不去的一件事。像我这么一个人，长得也算仪表堂堂，假如就这样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下去，我清楚是不会再有什么馅饼掉我头上了。如果想要拥有一段精彩人生，那就必须另辟蹊径了。

当然我是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才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这





之前，我也一直过着普普通通本本分分的生活，跟我们街坊老张老李或者单位里的小王小赵都差不多。婚前谈过一两次不成功的恋爱，然后经人介绍马马虎虎过得去不挑不拣一拍即合结婚成了家。先还想在单位里好好干，晋级升官有出息，但周围每个同志好像都抱着跟我一模一样的想法。时间一长，我就先松劲儿了。就那么几个馍，让饿急的去争吧。

我变得胸无大志、游手好闲，我老婆对我可看不上了。她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她呢。所以我们家也跟老张老李小王小赵他们家一样，在飘出米饭炒菜香味的同时也是时不常地来点儿夫妻口角、恶语相加，不过夜里倒头一睡又什么都过去了。这种小老百姓的无聊日子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点儿趣味也没有，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当那一缕曙光在天际闪耀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意识到那正是我即将开始一种崭新生活的好兆头。转机是我跟我老婆冬梅以协议的方式离了婚。

3



三年前我结束跟冬梅的婚姻，就像从昏睡中醒来，醒来之后仍然倦怠乏力。这个早该结束的婚姻一拖就是八年，而且如果不结束，肯定还会继续拖下去，极有可能白头偕老。人是有惰性的，婚姻是有惰性的，而只有有惰性的东西才经得住耗，才能坚持下来，并且让跟它有关系的一切都沾上惰性，变得不死不活。我跟我老婆的家庭生活就是吃饭、睡觉，连电视都看不到一块儿。我爱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足球比赛实况转播，她对国际国内大事漠不关心，对足球更是一窍不通，难得发挥一次温柔坐下陪我看一回球，队员都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她还在一边鼓掌欢呼呢，真把我鼻子都气扁了。她喜欢看的是那些家长里短哭哭啼啼的电视连续剧，编得越离谱越好，越悲切越来劲儿，也跟着鼻涕一把眼